

魂牵梦圆

老兵笔下的新中国故事 ①

张黎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魂牵梦圆

老兵笔下的新中国故事 ①

张黎 /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册目录

第十三章 大漠尘起风暴来	351
第三十二节 破四旧大漠沙尘路	352
第三十三节 测数据国防填空白	363
第十四章 乱中更见伪与诚	375
第三十四节 避打砸古庙护典籍	376
第三十五节 躲动乱专家觅静地	385
第三十六节 凭五字阿水成典型	389
第三十七节 书榜样惹怒四人帮	396
第十五章 爱是人生一部分	409
第三十八节 历坎坷双双得佳偶	410
第三十九节 论婚嫁别样浪漫情	420
第十六章 以劣胜优悟精髓	429
第四十节 冒风险虎帐说战法	430
第四十一节 扬沙尘平川御装甲	436



第十七章 理论基础在实践	449
第四十二节 中英街直言惹飞祸	450
第四十三节 无人区跋涉求佐证	456
第四十四节 时代变理论应发展	471
第十八章 破除禁锢文风始	481
第四十五节 颂领导崇敬不神化	482
第四十六节 文风变引领万事新	490
第十九章 育才当为用时计	501
第四十七节 尽义务也要育英才	502
第四十八节 走形式良方入歧途	513
第二十章 甩开束缚引水来	519
第四十九节 盼水煤会海扰进程	520
第五十节 机关忙基层更添乱	529
第五十一节 剖根源破难指捷径	538
第二十一章 不拘一格选人才	551
第五十二节 选干部重在看能力	552
第五十三节 有顾忌焉能尽实言	564
第五十四节 行票荐误坠关系网	567
第五十五节 寻制约引入第三方	573
第五十六节 识全貌党委任贤能	580
第二十二章 巧借建言突重围	593
第五十七节 躲派性献策走盛丰	594
第五十八节 八分钱可抵十万兵	608

第二十三章 真理经得千家辩.....	623
第五十九节 说高速以理服众心	624
第六十节 讲不同枚币止集聚	633
第二十四章 制度选择看国情.....	647
第六十一节 允试验海归悟真理	648
第六十二节 察国情坚信党领导	662
第二十五章 编制应随科技变.....	677
第六十三节 请演练感悟综合化	678
第六十四节 传军令体验扁平小	685
第二十六章 一籽千粟何不为.....	695
第六十五节 创新法攻关高科技	696
第六十六节 防不测军民融合好	708

第十三章 大漠尘起风暴来

编者导读

“文革”初起，国内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中苏关系也由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转为实质性的军事对抗，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领导机关在检查设防情况时，发现几片大沙漠是个空白，对手能不能从这里进入？领导确定，紧急组织一支分队进去实地考察，在草原、戈壁开阔地形执行过任务的捷舟等人，被调进这支队伍。这是一片无人穿越过的禁区，部队斗志昂扬地开了进去，精心测量着沙漠的各种数据，判断着敌军各兵种从此开进的困难和可能，研究着我们组织防御的阵地条件……

无垠的沙漠仿佛烟波浩淼的海洋，有的地方如平明镜面，有的地方如水波粼粼，有的地方沙丘连绵，如波涛起伏，有的地方沙梁险峻，如巨浪滔天。没有方位物，时刻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没有水源，时刻面临着干渴的威胁；肆虐的沙尘暴横扫沙丘，如泥丸乱滚，随时有被埋没的可能；偶然遇到的苦水，差点使指战员葬身沙海。他们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填补了沙漠防御的空白。途中救起的几位专家和红卫兵，更为这次艰苦行军增添了许多变数和插曲。



第三十二节 破四旧大漠沙尘路

捷舟与宫义男、甄玉望回部队不久，又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靖西指挥部首长赋予的。

当时，千里边防全面展开设防和防御作战部署，指挥部领导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有几片大沙漠尚处空白。“部队能不能通过？坦克能不能穿越？对这些情况，我们并不掌握，要派部队实地考察。”

“这可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任务，要调一些经过类似锻炼的干部战士！”

参谋长说：“守备团有草原骑兵支队保留的骨干，一年前刚刚执行过一项艰苦的战斗任务；戈壁滩运输队也是经过特殊环境考验的，可以从这两个单位抽调。”

经过精心选调准备，由各种专长人员组成了一支小分队，集中到灵威。E军副参谋长沈东怀任队长，坦克团参谋长陆盼泽担任一组组长，宫义男、捷舟、甄玉望具有戈壁、草原行军经验，都被临时借调了过来，分别担任二组、三组、五组的组长。

灵威古城，此刻正被搅得躁动不安。这时“文革”风暴乍起，一队队红卫兵手捧红宝书走街串巷，从各家搜出古旧字画、家具，一件件撕碎、砸毁，参加小分队的军人列队穿街出城，到沙漠边缘集中。

在一座灰色小楼的二层，一木坐在那里，望着窗外说：“邢舵主，要赶在这群疯孩子之前，多抢几件好东西出来，那个文化馆的藏书，能抢出来就抢，抢不出来的，鼓动他们烧！那里边，有不少历史上老毛子与中国划边界斗争的记载，对老毛子很不利，拿出来送给他们或者烧掉，他们都给钱。”

“盟主，我们会尽全力干的，只是让郑千里带的那件东西，不知他藏好了没有？”邢冬浩答。

“我让他到沙漠的一个绿洲中躲段时间，他会藏好的，他患病儿子的

生死，还控制在我们手里呢！”一木嘿嘿奸笑着。

“盟主，今天在灵威发现了山魂的踪迹！”辛席童推门进来报告。

“怎么，山魂到这里来了？”一木探过身子问。

“这几个月不像我们追山魂，倒像他追起我们来了！怪啊，他来干什么呢？”邢冬浩不解地问。

“是不是龙门三子要来，如果他仨来了，我觉得就不值得奇怪了！”牟智兴思考了一下说。

“是这样的，赶快打听打听！”一木吩咐。

辛席童转身欲走，忽听窗外传来一阵军歌声，他打开窗子望了一眼，惊奇地喊道：“看，一支部队正从街上过呢！那不，捷舟、宫义男、甄玉望都在队伍里。”

“噢，明白了，山魂是奔他仨来的，穿戈壁、去草原都是这个目的。”一木恍然大悟地说。

“山魂追踪他仨干什么呢？听说，龙门三子也是一心要追山魂、找宝图的啊！”邢冬浩不解地问。

“这些眼下还弄不清楚，但是盟主分析得对，山魂肯定是奔龙门三子来的，摸到了这条规律，以后我们就少跑冤枉路，只要龙门三子到哪里，山魂准去，我们盯着龙门三子的行动就行。”牟智兴分析说。

“能摸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邢舵主，你回古州组织勘察山梁，我们留在这里追山魂，顺便完成霍克交给的任务。”一木吩咐。

邢冬浩刚出门不久，又领着一个药店伙计回来了，进门就说：“骑兵支队的钟麒麟等一批骨干，本已复员，现在又被召回部队，听说是捷舟越级写报告促成了这件事。”

“啊？有这事？”一木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腾”地从靠背椅上站了起来。

“回来几个人也没大用处，再说，他们都被安排到北边的部队来了。”伙计不经意地说。

“可别小看这帮骨干，他们熟悉情况，对边防管理严格，如果我们在西南边境的动静搞大了，他们马上会被调过去。王二麻子也被打死了，今后，恢复从西南出去的通道和贩毒赚钱的财路，看来更难了，捷



舟这小鬼头真坏！”一木咬牙切齿地说到这里，叮嘱邢冬浩赶快回古州组织勘察山梁。同时吩咐辛席童、屈亭等一行，组织人了解小分队的任务，全力追踪山魂。最后，他叮嘱注意顺手多找点古董，老毛子和日本人都想要。

小分队七天的适应性训练快结束了，捷舟了解到，部队没有大漠里面的行军图和资料，他联系作战部门，也找不到这里的详图。询问附近群众，都说，这是片生命禁区，从没听说有人穿越过，可能史志上会有点记载。捷舟来到地区文化馆，看到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从一个楼上往下扔书，厚薄不等的线装古籍，堆在马路边。

捷舟走过去，捡起来翻了翻，都是古旧典籍，两套《灵威府志》夹杂其中，他抱起来，打开封面，发现《大漠志》就在其中。几个红卫兵围上来：“这都是‘四旧’，马上拉去焚烧的，你捡它干什么？”

捷舟说：“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千万不能烧了。”

“你这个解放军还老脑筋！破‘四旧’，破的就是这些玩意。小将们，别理他，夺过来，烧！”一个头头指挥着。

“大沙漠你们去过吗？我们是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进去反修防修，如果你们有人去过，请给我们带路；如果没人去过，只能从这些资料中找点线索。”捷舟厉声说。

红卫兵互相对望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看来他们没人去过，捷舟乘机抱着书走了。

适应性训练结束，部队要出发了，地区文物局的一位领导匆忙找到沈副参谋长说：“我们两位专家被红卫兵追跑了，可能进入沙漠，途中你们如碰到，请给予帮助。”

几个红卫兵头头也跑来，拦住沈副参谋长说：“‘红联司’的几个红卫兵小将破‘四旧’，追赶顽固不化的反动学术权威失踪，如果你们见到，要多多帮助。”

这时，红日已在沙海中冉冉升起，浩瀚的大漠，万里无云，空气清新。随着一声出发号令，指战员们意气风发地向大漠深处进发。隆隆的坦克在右前方行驶，步兵紧随其后，各种专业人员认真记录着装甲兵和步兵

在各种地形上的行进速度，测量着坦克压强给沙漠造成的变化，计算着各种数据。十几峰骆驼满载各类物资，由一位有经验的蒙古族壮年人巴音格鲁带着跟进。捷舟掏出一册《灵威府志》，同沈副参谋长指点着，不时商量着部队行进的路线。

柔软的沙漠，像无数的小米堆在地下，踏上去软软的，不断下陷，抬起脚，地下呈现一个沙窝，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一道道沙梁看似坡度不大，但一脚踏上，下滑半步，比登山还难，半天时间，走了不到三十华里。中午，骄阳撒下一片火海，举目四顾，无垠的沙漠仿佛烟波浩淼的红海，有的地方如平明镜面，有的地方如水波粼粼，有的地方如波涛起伏，起伏的山梁、沙丘，如巨浪滔天。穿过一片沙川区，部队爬上了一个二百多米高的沙梁，一丝微风吹来，“好凉快啊！吃午饭吧！”沈副参谋长解开衣扣，敞着怀说。

指战员们坐下来，掏出压缩饼干，刚才的凉风早已无影无踪，身下、空中全是热气，好像置身于闷热的蒸笼。饭后，部队继续前进。走出十多里，迎面飘来了微风。“这会儿该凉快了！”队伍中有人喊着。

“唱个歌吧！宫义男指挥怎么样？”捷舟喊道。

“那我就不谦虚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的歌声顿时响彻了荒漠，也似乎震开了风口，微风逐渐变成大风，吹拂着沙尘，化成一缕缕轻纱在空中飞舞，天地间茫茫一片，遮挡了视线，看不清方向，沙尘荡向鼻孔，使人窒息，张口喘气，不一会儿就是满嘴沙土。部队的歌声停了下来，宫义男、甄玉望赶上去，帮助巴音格鲁照料骆驼，捷舟掏出根皮尺，让一位战士拉着在前边走，他跟在后边，细心地测量着尘雾中的视距。黄昏，大漠渐渐恢复了平静，无垠的沙海里留下了一片片美丽的波纹。

沈副参谋长要过捷舟的记录看了看，满是灰尘的脸上绽起了笑容：“这个数据太重要了，我们要把各种风候下的能见度都测量出来！”他把记录还给捷舟，抬起头看了看表，“七点半了，宿营吧！”

宿营号响了起来，人困驼乏的队伍卸下了行装。炊事班长秦展清习惯性地搬下行军锅，拿起便携铲，开挖行军灶。



陆盼泽在一旁督促：“中午，部队吃的是压缩饼干，晚上，应该好好给大家做一顿。”

沙漠又松又散，铲起一个沙坑，周围的沙子马上流下去，重新填满。秦展清满头大汗，挖了半个多小时，地下还是只有半锹大的一个坑。他累得一屁股坐在沙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

秦展清自言自语道：“这沙子有多深，谁也弄不清楚，在这样的地方挖坑太难了，还是赶快找几块石头，支起来生火吧。”

炊事班的同志四处寻找，广袤的沙漠除了沙子还是沙子，指头大的石子，也找不到几块。大家一脸沮丧，无可奈何。

捷舟建议：“现在只能抬锅做饭了。”

他让大家拿出铁丝，系到行军锅的两个铁耳上，后边拴上背包带，一个战士扯一头，把锅抬离了地面，炊事班赶忙添水生火……

连长钟麒麟望着驼峰上带的几捆柴，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茫茫沙漠走了一天，也就见到七八丛细矮的红柳和骆驼刺，驼架上的柴可是预防万一用的，以后的饭怎么做啊？”

为了驱散一天行军的疲劳，炊事班给大家煮了疙瘩汤，热气腾腾地盛到每个战士碗里。钟麒麟拿起筷子先尝了一口，“哎哟”叫着，张开嘴直往外吐。大家向他投去好奇的目光，他用手指着嘴巴喊道“牙、牙！”这时大家才弄清楚，沙漠里风声不断，扬起的沙子落到了锅里。

秦展清抱歉地向大家一拱手：“对不起！怪我想得不周，沙漠里小风不断，大风时现，我们现在是天当房、沙当床。今天大家将就一顿吧，明天我们再增加两个战士，拉起布篷在上面挡沙。”

傍晚，部队在沙地宿营。劳累了一天的指战员，静静地躺在沙滩上。捷舟借着落日的余晖，抓紧翻看那套史志。沈副参谋长走过来，弯腰询问：“根据史志记载，明天路线怎么划？”

两人正在琢磨，宫义男跑过来说：“还没天天学呢，怎么都躺下了？部队每天必须要搞半小时的政治学习，这可是雷打不动的！”

沈副参谋长指着捷舟手里的古籍说：“我们正根据资料，研究明天行进的路线呢！”

宫义男不满地喊：“大海航行靠舵手，指引我们过沙漠的是毛泽东思想，拿几本古董引导行军，那可是要闹政治笑话的！”

捷舟刚要辩驳，沈副参谋长拉了拉他的衣角，提醒他别多说话：“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说多了是要出错的。”沈副参谋长佯装糊涂地敲敲自己的脑袋说，“看看，我怎么把这头等大事忘了呢！”他对捷舟说，“你是政治机关来的，临行前首长们也要求搞好学习教育，让战士们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步伐，你看这学习教育怎么搞？”

捷舟说：“这段时间，形势一天一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倒‘三家村’，成立红卫兵组织，破‘四旧’，立‘四新’、‘三忠于’、‘四无限’教育，七天的适应性训练，天天在沙漠里，真不知搞到哪一步了！”

“不抓学习和政治教育可不行啊！被好事者扣上不突出政治、不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麻烦可大了！”甄玉望也赶过来表态。

“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啥意思，大家还没看明白呢，怎么搞教育啊？”捷舟心里这样想着，但望了望沈副参谋长恳切的目光，想到一队人的政治前途，软了下来，“我们带了报纸和《毛主席语录》，就要求大家天天念，早晨半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好不好？”

“好！”沈副参谋长很快布置下去。

战士们坐在沙滩上，打起火把，念着报纸，读着语录，不知不觉困意袭来，展开被子，呼呼睡去。

沈副参谋长惦念着下一步的任务，找到捷舟说：“你这人做事太实，表面的事要应酬，但完成任务可不敢有半点含糊，你要多出主意。”

捷舟说：“放心吧，参谋长！我们要确保中心任务完成。”

沈副参谋长放心地点头离开，宫义男坐了过来：“捷舟啊！今天大家的学习有点做样子，凭直觉，我感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不抓好好学习不行！”

“有什么体会吗？”捷舟讨教道。

“有一点。”宫义男答，“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这场运动和十多年前赫鲁晓夫那场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及以后苏共的变化，有内在的联系。凭心而论，斯大林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他在世时，赫鲁晓



夫肉麻地吹捧他，可是，人一去世，尸骨未寒，赫鲁晓夫又无耻地攻击谩骂他，用了那么多下流的语言，作为一起工作过的领导、同志，谁看到这种情况不痛心、不警觉啊！不把隐藏在党内的这种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怎能放心呢！”

捷舟被宫义男一脸的真实所感动，脱口问道：“我们的领导层会不会也有这种担心？”

“否则为什么一定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呢！”宫义男说，“上边的，我不敢妄加评论，看看我们古州吧！领导班子中，对合作化长期有不同意见，三年困难过去了，有的还坚持包产到户，有的领导私心重得很，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严重，革命事业想得少，个人的事想得多，当面说得好，背后使绊子，遇到风浪，他们能不下手吗？”不用说，他指的是甄广怀，只是不好意思把名字点出来。

“现在搞的破‘四旧’，立‘四新’、‘三忠于’、‘四无限’等活动，与反对修正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捷舟也有些不解地问。

“修正主义分子的坏思想是哪里来的？还不是那些旧文化中来的！扫除‘四旧’，断了他们的思想根源，树起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感情，把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挖出来，就指日可待了。”宫义男用自己的想象，勾画着运动的发展。

捷舟点了点头，宫义男去睡了。捷舟回想着他的谈话，思考着：“用这种方法，能不能挖出修正主义分子？会不会把国家搞乱？”

摇曳的火光中，捷舟的脑海中浮现出观通老人的身影：“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可能没你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到底为什么发生、下一步怎么发展、你们该如何面对，还得多动动脑筋啊！”

这时，一阵寒风吹过，捷舟打了一个激灵：“啊，咋这么冷啊？”他拉了拉被角在寻思：是心冷还是天气冷？他一翻身，看到好多战士披着棉被在沙滩上跳跃，不停地喊着：“太冷了、太冷了！这可真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地方啊！”

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天黑夜的温差越来越大，中午的沙子热得烫人，胶鞋慢慢变了形，蜡烛全部烤化，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休息时，不

断把驼蹄交替抬起，尽量缓解沙地炙烤。

汗水湿透指战员们的衣衫，结成一圈圈白碱，个个嘴唇脱了一层皮，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沙尘暴的次数逐步增多。这天，来到一片沙丘区，各专业组正在精心测量各种数据，远处出现一股黑雾。巴音格鲁脸色发白，匆匆拉住沈副参谋长和捷舟喊道：“好大的沙尘暴，快躲！”

“别慌，没看到有什么动静啊！”沈副参谋长手搭凉棚向远处望着。

“还是听向导的，他们有经验，我在书上看过，沙尘暴来时的速度很快，动作稍慢，会被掩埋。”捷舟帮着巴音格鲁解释。

“怎么躲避呀？”沈副参谋长问。

巴音格鲁早已拉起骆驼飞跑着喊：“赶快跟我来！”

捷舟催促沈副参谋长：“快下命令。”

沈副参谋长命令通信员打出两发紧急集合信号弹，正在前进中分组作业的战士们立即向骆驼跑来，行进中的坦克也掉过头跟了上来。

巴音格鲁指着最后两辆坦克喊：“让坦克乘员赶快出来跑。”

前面几辆坦克刚刚冲到骆驼前，后面两辆还在循序渐进，捷舟飞身跃上去，要一组组长陆盼泽速给后两辆坦克乘员喊话，让他们赶快跑。

两个乘员刚刚跳出坦克，呼啸的狂风挟着雷鸣般的声音刮了过来，漫天沙石飞扬，天昏地暗。

巴音格鲁带大家趴在一个沙丘旁：“你们看！”

大家顺势望去，只见远处一个个高大的沙丘顶上扬起尘雾，像倾泻而去的瀑布，向前飘去，沙丘瞬间不见了，新的沙丘隆起在前边，各种形态的沙山纷纷以这种方式，不停地向前移动。眨眼间，两辆坦克已被埋到高高的沙山下。没有来得及带的一口铁锅，像风筝一样被刮在高空盘旋。

“有人、有人！”不知谁喊了一句。只见漫漫风沙的高空，两个人影飘来飘去，有人想站起来去拽，巴音格鲁高喊着：“不能动！一动会被刮跑。”

沈副参谋长赶紧命令：“一律不准动。”

狂风持续到下午四点，慢慢弱了下来。

行至沙漠深处，气象地貌变得更复杂。晚上临时党小组开会，研究下



一步行动。

沈副参谋长说：“敌军能不能越过大漠，我们怎样应对，摸清这段地区的情况最为关键。根据几天行军的经验，请大家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建议。”

宫义男说：“沙漠深处的大风比边缘区多了，吹得人直往后退，部队经常停下，待风小时再走，我们带的粮水有限，从明天开始，建议除遇到沙尘暴外，大风不停，中风照走，小风加快步伐，我们组愿做前卫带路。”

“这个意见好，请大家继续说。”沈副参谋长表示了赞扬。

甄玉望说：“我们组士气正旺，还是我们当前卫好。这两天，我发现，积沙成丘的地方，都有硬土或红柳等植物，下一步要加强研究，掌握规律，这种地方，进来一趟不容易，顺便把这些生物的种类习性摸清楚，这样不仅利于掌握地形情况，对将来治理沙漠也会有用处。”

“说得好！”沈副参谋长饶有兴致地听着，目光投向捷舟。

“义男、玉望讲得很好，我都同意。当前卫，我们组也不落后。经过几天观察和书上介绍，我看这大漠的地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平川区，如万顷海面，波光粼粼；另一个是沙丘区，如千峦逶迤，连绵不断。沙丘区又分为两类，一是流沙区，风起丘移；一是固沙区，沙丘附着植物积成，外力对地貌的影响有限，行军中，可做方位物，又是比较好走的地段，战场防御时，可作固守的支撑点，每次沙尘暴袭来，我们躲避的地方，多属这类沙丘。现在，‘苏修’的空中侦察技术发达，他们通过多次反复侦察，把两种照片进行比较，观察出哪些沙丘移动过，哪些没有移动，这样就把这两类沙丘区别开来了。我军空中侦察技术落后，要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掌握这些资料，对于防御作战，至关重要。建议加大对这几种地貌侦察绘图的力度。”捷舟沉思着说。

“有道理，我们一定要搞细一点。听说，两个超级大国的卫星侦察技术已很发达，卫星绕地球转一圈，用不了多长时间。像我们走的这片沙漠，一天能照好几次，我们搞粗略了，就要吃亏。”沈副参谋长很有感触地说。

“我们能有卫星就好了，那就不用部队在沙漠里受这个苦了！”大家呼应着。

“就盼着这一天了！”沈副参谋长点了点头，根据大家建议，进行了分工布置，最后，他要求大家，“一定要精细地搞好探测，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拂晓，早饭后，宫义男带着他们组走在前头，大家小风扭头，中风弓腰，大风挽起胳膊前进，更大的风来了，他们挽臂猫腰，背风倒退着往前走，行军速度明显加快。捷舟组织组员，跑前跑后，把沙丘的类别查清，标在图上。甄玉望带人辨认着沙丘上的植物，认真记录。巴音格鲁也来了兴致，他拉过捷舟一起看甄玉望观察的植物。沙丘上，甄玉望拉起几枝长满松针样枝条的灌木丛，巴音格鲁说：“这是红柳，沙丘上只露了一点头，它的干已深深埋在丘山下，沙高一层，它长高一截。偌大的沙丘，这红柳少说也几百年了！”

捷舟兴致勃勃地跑到另一个沙丘，拉起几根枝条：“这是梭梭柴，上面枝条虽细，根部却粗大、绵长，挖出来，有十几米长、碗口粗，长这么大，要上千年呢！”

巴音格鲁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捷舟说：“从书上看到过，加上这几天观察对号研究的。”他跑到其他几个小沙丘上，抓起顽强生长着的草木说，“这是骆驼刺，这是麻黄，这是芨芨草，这是甘草，可惜太小了。”他举起望远镜眺望着说，“在防御作战中，这几百个沙丘，可是好阵地啊！”

“看看，这是什么？”战士们喊起来，只见骆驼刺下，一个蚂蚱大的小动物飞快跑了出来。

“是沙鼠！”巴音格鲁也追了上去，这小东西，肚大腿长，身小，一双大耳朵像两只扇子顶在头上，大风刮来，两只耳朵在头前竖起，像一堵遮挡沙尘的屏风。

战士们雀跃着追过沙丘，小鼠不见了。宫义男的前卫组，在远处招呼着大家。

沙漠里的天气，说变就变，起风了，由小变大，当他们再爬上一个沙



梁时，狂风肆虐起来，刮得人直往后退，沙尘打得人睁不开眼睛，透不过气来。

宫义男高喊一声：“向后转，挽臂，后进！”全组人员转回身，挎臂猫腰，倒着行进。甄玉望、捷舟也带队学着他们的样子，顶风走去……

沙漠深处的风力，明显大了许多，遇到沙尘暴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尘沙遮天蔽日，飞机无法空投，部队的粮食和饮用水快用完了，沈副参谋长忧虑地问巴音格鲁：“这样的天气还会有多久？”

巴音格鲁摇摇头：“很难说！因为我们已快接近腹地圈了，没人来过，谁也摸不清这里的气候。”

部队开始定量用水用粮，水和粮眼看要断了。这天，部队走下一个沙丘，发现沙窝里躲着一伙人，“是谁？”前卫组的战士高声喝道，没人回答。

沈副参谋长和捷舟持枪跑过去，看到八个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远处两峰骆驼卧在沙丘下，咀嚼着几棵骆驼刺。这些人身旁的驼架上，放着两个大纸箱。

捷舟上前摸摸一个人的面额，发现滚烫滚烫的，嘴唇干得像树皮，口里微弱地喊着“水……水……水……”

捷舟拿起自己的水壶，把仅有的半壶水给这人灌下去，回头招呼：“还有没有水，快拿过来！”另一个战士走来，把水壶递给捷舟，沈副参谋长着急地喊：“悠着点，我们快断水了。”

捷舟给每人灌下几口水，几个人慢慢地爬了起来，交谈中得知：他们中有两个是文物部门的专家，一个是文物工作者，另外五个是红卫兵，近段时间，破“四旧”运动横扫神州大地，一群红卫兵包围了正在考古发掘的现场，把坛坛罐罐砸了个稀烂，两名专家把几件珍贵的出土文物偷偷藏了起来，期望躲过此劫。谁料被红卫兵知晓，他们连夜赶往两个专家的藏匿地，准备批斗和捣毁。

两名专家听说，赶快把文物装进两个大箱子，找地方躲避，刚出门，碰到一个人拉着两峰骆驼路过，两人向他说明情况，要借他的骆驼用用。这人说：“我叫郑千里，也是搞文物工作的，你们这两箱文物太珍贵了，我的骆驼上有两囊水，还有野外考古用的两袋大饼，现在到处破